



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

主编 郑电波

中篇小说系列（一九七七年至二〇一二年）

第十三卷

平四题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中原农民出版社

主编 郑电波

中篇小说系列（一九七七年至二〇一二年）

第十三卷

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

平四卷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中原农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 第13卷 / 郑电波主编. — 郑州: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农民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542-1025-3

I. ①中… II. ①郑…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8478 号

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

出 版 人 刘宏伟

总 编 审 汪大凯

总 策 划 刘宏伟

策划编辑 郑电波

责任编辑 郑电波 高燕燕

责任校对 肖攀锋

装帧设计 吴丹青

装帧制作 董 雪

封面题字 贾平凹

插 图 董 钺

出版发行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农民出版社

地 址 河南省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 编 450002

网 址 <http://www.zynm.com>

电 话 0371-65751257

邮购热线 0371-65724566

传 真 0371-65751257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453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2-1025-3

定 价 9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

编辑工作委员会

顾 问 张 炜 贾平凹 李佩甫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守国 田中禾 孙广举

刘思谦 刘 恪 何 弘

罗阿波 耿占春 原 非

魏世祥

纲目总审 张 炜

主 编 郑电波

原始资料搜集查询

李秋海 胡家模 尚书娉 郭保林 孙 涛

黄小娜 安建国 谭静波 杨继红 朱光琼

高殿石 董志辉 吕金国 汪 筠 黄海舟

张廷双 任庆文 尚 钊 王进喜 黄昌之

张月华 王向阳 王 刚 才 让 赵文玺

凡 例

本大系全套共 36 卷,精选了 1977 年至 2012 年在中国国内公开发表、出版的乡土小说作品中的短、中篇名作。其中前 6 卷为短篇小说,后 30 卷(7 卷—36 卷)为中篇小说。其中包括荣获全国大奖的乡土短、中篇小说;被小说选刊选载且极具影响力的作品;在当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在读者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优秀作品。

本套书的选编原则上是以发表、出版的时间顺序排列的,每卷从作品的品质考量前后有所微调,但大的格局不变。

上世纪整个 80 年代,是中篇乡土小说创作的黄金时段,名作灿若群星,该大系收录此时段的作品较多。短篇小说系列每卷分上、中、下三部分,而中篇小说系列不作界分。

每卷的字数大致相当。由于上世纪 80 年代及 90 年代初,一般中篇小说的篇幅比后来的较长,因此每卷的篇数较少,这也是全套各卷选篇数目不均的原因。

卷首语

三十多年来，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中国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正是对应了这段历史。它们是如此的丰富、瑰丽、饱满和激越，如此的斑驳陆离色彩纷呈。它们是心史，是一次不曾间歇的歌哭相随——过人的敏感，欣悦和忧郁，惊愕与绝望，大喜过望以及突如其来的沮丧，肤浅的赞许和陡峭的情感——这一切情愫一切境遇的全面记录和生动描摹。

张 炜

2013 年春

卷首语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是当今文化界一个大事件。

中国现代文学过去多少年取得的成就主要是乡土小说。

现在我们国家的改革进入到了城乡一体化阶段，农民进城，小城镇的人到县上，县上的人到省城，省城的人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国社会已是迁徙的社会。我估计将来再过一两代人，乡土小说类型慢慢就要消退了，肯定不会再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了。但是，消亡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因为大量的农村还在，更重要的是中国农村文明的思维还在，只要土地在，思维在，农耕的思维观念在，不管在哪儿，就是你在美国，到月球上去，你还是中国的，中国式的，写中国人的文学就不会消失，因此乡土小说也不会真的消失。

在中国，你想真正了解这个社会，获得一些更深层的东西，就去看一看乡土小说。乡土小说就好像馆藏一样，那里有丰富的宝藏。现在它已经不出现在街头了，就像庙堂或者说茶室一样，有闲时可以去坐一坐，静一静，慢慢品味它。

贾平凹

2014 年春

前 言

中国是一个乡土性很强的大国，诚如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说，中国是一个“乡土中国”。

乡土，几乎是每个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在新时期文学中，乡土文学堪称最敏感的文化神经。新时期当代文化思潮的演进变化，许多是从乡土小说中透露出重要信息的。应该说，从中国乡土小说中可以读懂当代中国。

农民在我国文学中，历来处于一个突出而显赫的地位。农民的社会地位不高，而文学地位不低。这是由中国作家的乡土情结、生活阅历、审美情趣及价值取向所决定的。在文学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中，农民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的主要载体，自然成为小说家关注和表现的对象，故乡土小说天然地在新时期小说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中国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农村生活的改变，农民心气的勃发，新一代农民在精神、意识、思想上的吐故纳新，新与旧在现实生活中的冲突与较量，以及对于腐败现实的理性批判，随后成为乡土小说在一个时期里反复吟唱的主旋律。作家成了这个时期乡村广大农民理想的抒发者和愿景诉求的代言人。农民在内心理想的感召下奋发向前，作家与之击鼓前行。

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我们称之为新时期文学。新时期文学有三个相互联系的阶段：“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许多作品系统地反映了农村农民生活命运的变化，社会的深层变革，抒写了自己的社会理想。有些作家把思想的锋芒指向乡土文化与农耕文明，以自己的眼光与理性来发现和表现乡土中国的浑重、复杂与嬗变。当然，也有不少作家在作品中

多有对自身命运的描述和情感宣泻。

新时期文学初期,印象深、乡土味儿较浓的有何士光的短篇小说《乡场上》,高晓生的《陈奂生上城》《李顺大造屋》,张伟的《一潭清水》,贾平凹的《黑氏》,铁凝的《哦,香雪》,邵振国的《麦客》,张石山的《辍柄韩山宝》,王润滋的《内当家》,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田中禾的《五月》,乔典运的《满票》等。中篇小说有郑义的《老井》,路遥的《人生》,张贤亮的《绿化树》,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叶蔚林的《在没航标的河流上》,莫言的《红高粱》,张伟的《秋天的愤怒》,映泉的《桃花湾的娘儿们》,王安忆的《小鲍庄》等等。

新时期文学的早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是一个重建希望的时代,人的内心如同枯木逢春,激情被时代精神所鼓舞并迅速地再度燃烧起来。人们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昭示下又一次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并热情地期许这一切尽快变成现实。深怀理想主义文化信念的作家,无论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骨子里都潜伏着浓重的浪漫主义基因,时代气氛使这浪漫潜滋暗长。那个时代的作家极少悲观,历经再多的苦难也不能告别乐观。作家几乎对未来用承诺的方式描绘着生活,读者的期待使写出好作品的作家一夜成名,自发阅读小说的人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人们最大的自由就是对美好的向往,人们在想象的话语中得到满足。

时间在飞驰,中国的变革在加深、加快。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引发的经济热潮、商业大潮席卷而来,文学受到很大冲击,一些作家纷纷下海弃文经商,文学创作受到了影响。然而乡土小说的创作,因与政治思潮、商品大潮都有一定程度的疏离,也由于作家的坚守,似乎并没有出现中断或萎缩的情形,无论是中、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都在坚守中有所拓展,且成就了乡土小说创作的特有景观,其作家创作形成了楚文化群落、吴越文化群落、齐鲁文化群落、燕赵文化群落、秦晋文化群落、中原文化群落、东北文化群落、巴蜀滇黔文化群落等,乡土小说内容丰富,五彩斑斓。

九十年代的乡土小说不再是单色的,而是多色的,很耐人寻味。如陈源斌的《万家诉讼》,李佩甫的《无边无际的早晨》,关仁山的《九月还乡》,余华的《活着》,迟子建的《雾月牛栏》,张宇的《乡村情感》,韩少功的《马桥人物》,杨争光的《公羊串门》,

赵德发的《通腿儿》等等。

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数量不太多,但质量很高,作家开始向家族、人生命运深处思考,审察人性、反思历史、反观传统,因此作品更显得有分量。长篇小说取得了重大成就。先有张炜的《古船》初现端倪,继有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丰乳肥臀》,阿来的《尘埃落定》的联袂冲刺,掀起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二个新高潮,是继八十年代古华的《芙蓉镇》,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浮躁》之后第二个创作高峰。

新世纪阶段比之于前二十年文学文化领域,因面临着商业文化、传媒文化与信息科技的多重冲击,更由于人们价值观的变化,乡土小说读者的减少,作家浪漫情怀的式微,总体来说乡土小说创作出现了下滑和萎缩的趋势。然而,乡土小说并未到这部乐曲的尾声,不少乡土作家还在这片“土地”上耕耘,他们的笔墨自由而灵动,多元的叙事与多元化的观念已出现,令人感到振奋的是长篇小说的进一步繁荣,乡土长篇小说的创作出现了新的景观。贾平凹的《秦腔》,蒋子龙的《农民帝国》,孙慧芬的《歇马山庄》,铁凝的《笨花》,张炜的《你在高原》,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莫言的《蛙》等,其中有的作品的水平,已达到乡土长篇小说的新高。这是由于一些乡土小说作家一直在创作的深刻思考之中,他们甘于寂寞,其思考已抵达生活、社会、历史、人生甚至哲学的深处。

中国乡土小说可以说是新时期文学的精华与支撑,几乎所有的小说名篇都与“乡土”血脉相连,这不但有广泛的共识,也是不争的事实,它们占据了文学、文化、出版价值的制高点。

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文学形态,具有深厚的人文价值,就中国乡土小说而言,可以说达到了中国文学史上“前无古人”的思想和艺术高度,而且由于我们社会的深度变革,农耕文明的逐渐瓦解,这种形式的文学必将终结,因此可以说,它不仅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它的辉煌如同唐诗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一样。

乡土小说植根于中华民族精神深处汲取营养,又表现并滋润着民族精神和意识,形成了新时期的文化景观。它不但被中国有识之士充分肯定和赞许,同时也被世界看重。“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多年来,从鲁迅到沈从文,中国作家无不有着共同的诺贝

尔文学梦,可是直到去年,莫言才为中国作家实现了这个梦想。我认为,莫言获诺贝尔奖,不是他一个人的胜利,而是一大群中国乡土小说作家的胜利。这片热土,造就了这一批作家;这个时代的气候,滋润了这一批作家的成长。如张炜、贾平凹、陈忠实等一批作家,其文学创作的实绩和水平,也大都进入了这个层面。我们为中国乡土作家的成功而鼓掌,为中国乡土小说的辉煌而欢呼。

这是一套乡土小说的精选本,我们这套书重在推出改革开放35年(1977—2012)来中国乡土小说的精华部分,它们绝大部分是获奖名篇或被小说选刊选载、被评论家和广大读者所关注、极具影响力的作品。这些作品是时代的一面镜子,较深刻地反映了一个时期的社会现实。

本套书重时代感,所选作品的排序按照原作初次发表的时间先后顺延。选篇首重乡土气息、时代精神和文学价值,以作品品质为标杆(作家名气、地位作第二位考虑)以期展示35年中国农村变革、农民精神嬗变的文明进程,使内涵巨大的乡土小说所构成的文字画卷,具有以文学纪录时代史诗般的价值。

虽然过去也有一两家出版社出版过一些乡土小说选集版本,但大多是以作家为标杆选择篇目,规模小,不全面;而这套书以整个大改革时代为着眼点,登高望远,选篇宏观铺陈,将散失于长达35年间奇珍般的乡土小说,用一根乡土彩线串系在一起,这是对乡土小说的寻找与抢救,也是在打造我们中国人共同的心灵家园。

由于书的印张所限,有不少影响大、水平高的乡土小说未能选入,对此我们深感遗憾。我们希望这套书的出版,不但能让热爱乡土小说的读者喜欢,而且能让更多的农民兄弟读到。让农民了解农民,了解农村的变化,关心自身命运,关心社会变革,这是我们的初衷。

郑电波
2013年初春

目 录

远村——	郑 义	001
桃花湾的娘儿们(上)——	映 泉	066
太阳——	郑彦英	169
翹羽上的故事——	冯苓植	209
鲁班的子孙 ——	王润滋	234
在困难的日子里——	路 遥	277
老一辈人——	张石山	323

远村

郑义

一

太阳早已溜山了。太行山的沟沟峁峁，都浮起灰蓝色的暮岚……

“咿——哟！‘黑虎’咿——哟！”一声声高亢的吆喊，在薄暮寂静的山野里回荡。羊户杨万牛一手拎着两只咩咩乱叫的小羊羔，一手拎着羊鞭羊铲向坡上走去。他不时停下脚步，耸一耸披在肩上的光板老羊皮袄，扭头向黑牛河对岸的村落大声吆喝。牧羊狗们不知又到甚地方转悠去了。每天一早一晚，是狗们不必跟羊的“自留”时间。它们在村里东家进，西家出，追鸡撵兔，这阵儿耍得正美气哩！

“丁零零，丁零零……”一群牧羊狗从村里跑出来，悠悠地摇着脖铃，轻快地沿着杨万牛走过的羊肠小路撵上来，一路穿过开满野花的河滩，蹚过清幽幽的黑牛河。初起的夜雾里，依稀闪动着一片白点儿，那是它们涉渡时溅起的水花儿。

跑在最前面的是一只强壮得像小牛犊子大小的黑白花狗“花愣”，大脑袋，宽胸脯，愣头愣脑，浑身是劲。头狗“黑虎”在“花愣”后面懒散而悠闲地跟着，全身漆黑，只有四爪雪白，它个头没“花愣”大，但一双机灵的眼睛，透着拒人千里的冷漠与威严。后面稍远点，是大黄狗“缺耳朵”和大红狗“老财”。一个得名于身经百战，耳朵都被野狼撕掉半只；一个原是慵懒的护院狗，后改行放羊，好吃懒做不爱动，确乎像个老财主。

“咿——哟，黑虎！”羊户又叫了。“缺耳朵”和“老财”都加快步伐，几步撵过黑虎，紧跟在花愣后面。唯有头狗黑虎还不紧不慢地甩着遛步，落在它们后面几丈之遥。

当狗们沿小路没入半山腰上墨黑墨黑的玉茭地后，在杨庄村口通往河边的斜坡上，又出现了一个高大的人影。他一手拎着羊鞭羊铲，一手拎着件烂羊皮袄儿，也是一个下夜羊户。他叫杨番成，是杨万牛的叔伯侄儿，二十几岁，长得敦敦实实，牛高马大，一如杨万牛的打扮，只是泛着青光的光头上箍的那圈羊肚手巾不是白的，而是花的，也不是平平地盘在头顶，而是歪斜得出格儿，右边才箍着半个脑瓢

儿,左边竟套住了大半只耳朵。不知哪辈子兴下的习俗,这大山里的后生们,越是剽悍不羁,这头巾便越歪斜,越花俏,越粗大。杨番成不是那号殷实人家,这几年学大寨,政治记工,力没少出,工分没多挣。没钱买几条新手巾来箍,便在大花手巾里裹上两条烂手巾板儿,粗大花俏,倒也十分精神。一条小白狗摇着清脆的脖铃声在这壮后生前颠颠地跑,不时回头看主人,瞅瞅跑远了,便在路边站下,摇尾等待。

山区土地分散,东一瓢西一碗地挂在黑牛河两岸的山岭上。坡陡路远,大车道又修不上山,送粪几乎不可能。“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于是山民们便不叫羊群下山,天黑前赶进待耕的地里,一夜卧在地里屙屎撒尿。第二天大早,把骡子马儿牵上山,地一耕,羊粪便翻到土里。得咧,瞅明年长好庄稼啦!——几百几千年了,人们管这叫“卧地”。羊儿嘴馋,没饱,半夜里总要爬起来偷吃卧场上下堰地里的庄稼;而出没无常的狼、豹又总在暗夜中觊觎着羊群。——卧地,抢庄稼,防狼,这便是下夜羊户与狗群的艰险营生。

把羊群一交代,白日里放羊的羊户们便哼着山曲儿,回村吃晚饭睡觉去了。卧场上,只剩下杨万牛叔侄和狗们。杨万牛把高粱面饼掰成一块一块的,随手扔给狗。狗们扑起来抢食,凶馋异常。

头狗黑虎早已卧好,它从没有失身份地摇尾乞食。一上卧场,它就跟一位老练的下夜羊户一样,先把地形察看一番,瞅准野兽最易偷袭的路径,静静卧下。杨万牛拿着特意给它留下的一块高粱面饼找来了。它正蜷曲着卧在梯田堰下的一棵小石榆旁。呀呀,到底是俺黑虎!杨万牛一看它卧的地场,不禁暗自赞叹。“黑虎,起来!”他把饼子放到黑虎面前。黑虎只把头抬起来瞅他一眼,又掉过头,依然枕在前爪上,一动不动。

“吃些啵?黑虎,吃些啵。”他轻轻劝慰道,“还能一些些也不吃?真格肚不饥?快,多少吃些!黑夜里还撵狼狐狸哩!”

每顿都是这样!——黑虎从不和狗们一起进食,要单给它留,还要羊户们再三劝。给够了头狗面子,它才爬起来慢条斯理地吃上两口。花愣、缺耳朵、老财抢完食后,都围拢来瞅黑虎吃饼,虽说一个个都馋得涎水直淌,但没有敢伸嘴探舌的。

头狗不是队干部研究、羊户头委派的,它是胆气与利齿的选择。黑虎是只没阉过的公狗,虽不如花愣等阉狗那般肥壮,但每一条筋肉,每一滴血,每一个眼神都透着雄性的强悍与蛮傲。没有谁敢与它抢食,更没有谁敢与它厮咬。在坡上放羊,一出二三十里,不免会遇上邻村羊群,有事没事,狗们总要滚战一番,决一雌雄。黑虎却很孤傲,从不参战。只有当杨庄的狗群吃败仗时,它才慢慢遛过去,截住追兵,冷冷逼视对手。很少有狗能承受住这令人胆寒的眼神儿。前年春,一大群羊,从平川移上山,路过五凤岭。几声叫阵,花愣便引着杨庄的狗们和人家七八条大狗厮咬开了。黑虎还是老规矩,蹲在一旁观战。只是当杨庄的狗群顶不住,被咬得嗷嗷乱叫,仓皇逃窜时,它才不紧不慢地插过去。山下的头狗是一条正格的狼狗(部队驯

练军犬时淘汰下来的),尖耳朵,长獠牙,比花愣还高出半头。黑虎截住它冷冷盯它一眼。大狼狗凶凶地咆哮起来。黑虎只好皱起鼻子,龇了龇牙,从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咆哮,以示警告。大狼狗愣怔一下,大约也瞅出了对手的厉害,于是撇开黑虎,向站在它身后的花愣猛扑。就在它闪过黑虎的一瞬间,黑虎凶残异常地一扑,像一条黑色的闪电!狗们还没来得及瞅明白,它已将对手扭翻在地,一口咬住了咽喉……当它满嘴是血地抬头时,其他的狗早就吓得圪夹起尾巴,四蹄翻天地落荒而逃了。黑虎并不追撵,只冷眼瞅瞅蹚过黑牛河狂逃哀号的狗群,舔舔自己的伤口,然后踱开懒散的踱步,领上花愣们,朝山顶上自家的羊群跑去。朝天的高高卷起的尾巴,旗旗样地在风中飘……

黑虎并没把杨万牛给的饼子吃完,吃了一半,便站起来往一边溜达。咽了半天涎水的狗们急急扑上来,吵得人心烦。等羊户们抡起鞭子把它们打散,黑虎才不声不响地遛回来,重新蜷曲着卧好,把它湿漉漉的鼻子指向野兽出没的山口……

杨万牛拎来的两只自留羊羔儿早已吃飽了奶水,卧在母羊腿边甜甜睡了。月光下,几百只羊,匀匀地卧在刚刚收割了的麦地里,白花花一片。多半已经睡了,还有些在半睡半醒地磨牙反刍。夜已很深,只有小羊羔在睡梦中撒娇的咩咩声和羊儿受了热的咳嗽喷嚏声,不时打破这荡着麦香的寂静。

“嘶——嘯!讨吃鬼,做甚去!”杨万牛用羊铲撮起块土坷垃向远处砸去。几只嘴馋的山羊悄悄离了群,溜到地边地堰上啃草。“哦——啊——”他大声怪叫着,又掷过去几块土坷垃。偷嘴的山羊们急忙跑回来,只有一只大羴羊还不理不睬。杨万牛拎起鞭子,跑过去狠狠一鞭:“日你的,丢了耳朵咧!”

大羴羊转过身来,一头便把杨万牛抵了个四脚朝天。等他顺手在地里摸了块石头,气急败坏地爬起来时,大羴羊一撅屁股,干脆从高高的地堰上跳到下一块地里,啃起玉茭来。杨万牛把石块举得高高的,但终不敢真砸下去。

“哈哈!羊儿也欺负开你啦?”月儿很亮,番成子瞅得真真儿的,便在地的一端爽声大笑了。

“今黑夜,这块地不好照看,四处都是庄稼。”杨万牛岔开番成子的话头,自己找台阶下。

“甚的庄稼不庄稼?——说你人吧!大伯,咋就尿儿气成这,连羊也镇服不住咧?”说罢,番成子便抡起羊铲,把一块石子准准地打在羴羊脖颈上。

羴羊蹦了蹦,然后扭过头来,斜睨着杨番成,一动不动。这是只新近买来的优种长毛种公羊,长得身高体壮,威风凛凛,一对向后盘起的大角竟有小胳膊粗细。它很快斗败了本地羴羊,成了头羊;自以为是羊群的统治者,不服管教,颇瞧不起羊户们的。此时,地边上所有的羴羊,都昂起头,停止反刍,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场羊户与头羊的争斗。

“狼狐不吃的东西!”番成子恶狠狠地低骂着,撮起一块不小的石头,准备照大羴羊肚子上来一下,起码打它个三天吃不了草!

其时,杨万牛羊铲一挥,一块土坷垃正正地打在大羴羊高高隆起的鼻梁上。大羴羊一惊,愣怔了。“呔!还不快些!”随着一声断喝,又一块土坷垃打在羴羊鼻梁上,爆起一片土尘。大羴羊一低头,甩着尾巴,一溜烟跑回群。头羊到底被镇服住了。

呀呀,绝了!番成子暗暗叹服了。绵塌塌的个他,还有这一下子?他哪里知道,杨万牛和羊儿说了一辈子山话,自年轻时就使得一手好铲。不能说百步穿杨,也是指东不打西,把手底下的羊群摆治得服服帖帖。有时在村边上放着羊,想回家吃饭了,便把羊铲往庄稼地边上一插,脱下件小衫儿往上一挂,头也不回地便自个走。吃完饭抽完烟回来,羊群还乖乖地卧着,不用说偷吃庄稼,就连窝儿也没挪。日久天长,连那羊铲也成了神物,小衫儿也不用挂,不管往哪儿一戳,没有一只羊敢越界一步!只是他那绵软脾性,使他徒有绝技,连对羊儿也让三分。

杨万牛把羊铲往地上一撂,觉得全身疲软。唉唉,还真老了?年岁渐大,使他心灰意懒,与世无争。若不是番成子那番狗眼瞧人低的话和害怕这小子执气把优种公羊打坏,他断不会露这一手的。

他披着光板老羊皮袄,坐在树棍麻绳绑扎起的简易小马扎上,点了一锅烟。那烟光一闪一闪,把他皱纹纵横的黑脸映得发红,连下巴上那几根疏稀的胡子也变得金黄。一张颧骨突出的瘦长脸,没有特点,没有棱角,正如他绵善疲软的性格。两条微跛的永也伸不直的老寒腿,一双总也睁不大的眯缝眼,两只圆溜溜的招风耳。这一切,都很难使人相信他是个身经百战的老兵。其实,在杨庄,杨万牛是数得着的“老革命”了。土地改革,共产党给他家分了地,他便骑上大牲口,披红挂彩去保卫胜利果实。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当兵吃粮,扛枪打仗。一仗接一仗,一眨巴眼就是几冬几春。那一年,割高粱时节,他回来了,带着一大捧解放战争和入朝作战得的纪念章,带着一双老寒腿和美国炸弹留下的伤疤。爹已下世,小土房上长满了草。相好的姑娘没等住他,嫁了。他撂下背包,爬上五凤岭,到爹爹的坟上坐了坐,回来碾了碾漏雨的土房,磨了磨生锈的镰,支撑起门户,苦熬苦挣。等到两个兄弟都娶了亲,另立起门户,他觉得自己倏然间老了,再不跟人们炫耀他的伤痕和那一大捧纪念章。而人们也再不听他那些陈谷子烂糠的故事……

是啊,一切都久远了。生活,就像是一条河,越流越远,越流越慢,越流越平缓。于是那些鲜蹦乱跳的浪花儿和上游长满野花青草的山谷都成了往事。往事是什么?往事犹如一支老山歌,歌词遗忘了,不真切了,但那熟悉的调调总能勾起种种酸一股儿甜一阵儿的回忆。

夜真静。山上,有风,没蚊子。杨万牛郁闷地抽着烟,很想回忆点甚。但脑子里空荡荡的,只有心在一种甘苦难辨的情绪中茫然浮动……

夜，太行山的夏夜，缀着露珠儿，浮着雾霭，沁着草坡和庄稼暗绿色的微香。皎洁的月光下，山岭、梯田、树林影影绰绰，宛若一个甜美而混沌的梦。天地安谧而朦胧。一切都睡了，就连黑牛河的涛声和半山腰上照羊的羊户、狗群，都坠入深沉的睡意中。

黑虎耳尖一抖，微微侧过头。深深的、静静的夜里，一个嘶哑的嗓音，捏着女声，在哼一支哀伤的山歌：

情郎得病在东庄，
打扮打扮探情郎，
背过二爹娘。

怀中揣上四样饼，
袖中纳的是闽姜，
汗巾包冰糖。

不走大路走小路，
恨不得一步进病房，
看看奴情郎……

“嘶——嘶！去哪儿？”番成子铲起一块土坷垃，打回一只离群偷嘴的山羊，拽起就要滑下肩的皮袄，半睡半醒地嘟噜道：“大伯，是又想咱四奎婶啦？等天明了回去，圪楼上好活他一前晌！”

杨万牛半晌没言声，抱着铲棍又忧伤地哼起：

心上呀不好活学上一个唱，
人家呀都说俺们把情妹想……

“咋啦？总唱总唱，又难活甚咧？”杨番成坐得腿脚发木，晃悠悠走过来，递给万牛一根纸烟，又掏出打火机来替他点上。

“唉，刚才一迷糊，做了个梦……梦见人家给咱养下个大小子，俺把俺妈留下的长命锁给孩孩挂上了……”

“快不用梦这便宜事！跑黑道儿^①还能留下后根？”番成子挖苦道。

杨万牛没趣地沉默了一会儿，又搭讪道：

① 方言，指男女幽会。